

甘
耀
明

以及他創造的 女人、男人 與鬼魂

丘美珍 專欄作家

“如此文筆可驚天！”

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莫言
《邦查女孩》讀後薦辭



圖片來源：小路攝影工作室

我第一次遇到甘耀明筆下的男人與女人，是在他的長篇小說《邦查女孩》之中。展讀書頁之際，只覺得女主角（古阿霞）與她的男人（帕吉魯）在書中閃閃發光，令人不敢逼視。帕吉魯是從山中走向市鎮的男人，古阿霞是從市鎮走向山林的女人，他們帶著自己人生的故事，相遇，在書頁中一行一行轉進、盤旋，最終交織成一則動人的傳奇。

雖然小說家們創造出的戀情有各種可能，各種獨特。但是這兩個甘耀明筆下的人物，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、環境，既真實又奇幻，充滿各種邀請讀者進入書中的線索，我不知何時，已將自己融入書頁之中，成為一個關心關情的旁人。

《邦查女孩》後來成為讓甘耀明發光發熱的作品，先後榮獲金鼎獎及金典獎。有許多讀者透

讀人

過這個作品，首次認識這位珍奇的小說家，並且一路回溯他更早的魔幻之作《殺鬼》，以及之前陸續發表的短篇小說集。從此，「甘耀明」三個字成為一幅文學地景，讀者以書封做為入口，放膽悠遊他所創造的想像世界。

童年時代成長於苗栗獅潭的公務員家庭，又曾經與圖書館為鄰，甘耀明比一般孩子更早接觸到文字世界。他記得小時候，爸爸每天早上會在家裡 30*30 公分的小白板上，寫一句唐詩，讓他們開眼。小學時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待在學校的日子，而是下課後獨處的時光。他回憶說：「我常常獨自一人在田埂之中，來回巡梭，腦中充滿奇思妙想，就這樣度過一個下午。」

我一直認為，讓孩子有機會獨處，讓他們有機會在年幼之時，在靜默中聆聽真實心靈的聲音，有助於幫他打開靈魂之眼，進而追尋人生本命。聆聽甘耀明的成長歷程時，再一次印證這個存在我心的想法。

幼小的他曾經很怕說話。在他四歲時，外公觀察他的面相，說他是「老實伯」（客語老實

人），如此為他的個性下了註腳。如果觀察甘耀明此後的人生，可以說，他也許老實，但絕不保守，他勇於承擔風險，一路闖出一個為小說而活的人生。

從小學、國中到高中，甘耀明順遂地升學，高中後考取東海中文系，一躍進入夢想中的文字旅程。不過，學校課程重古文「研究」而輕文學「創作」，卻跟他想的不一樣。滿滿的創作能量讓他不安於課堂，反而積極地辦刊物、撰寫小劇場的劇本，這樣來到大學畢業。

「堅持」與「捨棄」

大學畢業之後，他宣布自己往後想要成為小說家，不會去當家裡期待的公務員！這個決定，不意外地招來爸爸的關心。專業小說家在臺灣處境艱辛，所以，爸爸認為，男生應該要以養家為前提來物色工作。尤其，甘耀明在家還是長子，有著更傳統的、家族傳承的壓力和責任。

甘耀明說，爸爸一直到了他 30 歲時，才慢慢放下擔心，尊重他的選擇。雖然他只是輕描淡

寫地帶過這一段父子不同調的歷程，但我如今可以想像，這必定歷經多次衝突與磨合，才能有如此的體諒與尊重。待人個性一貫溫和的甘耀明，究竟如何熬過那些年的煎熬，實在令人難以想像。

即便得到父親諒解，甘耀明的小說家生涯並非從此一帆風順。要把他腦中那些奇思妙想介紹給世人，他仍須仰賴一張通往現實世界的門票，有一個最低限度可以餬口的工作，才能如願。他曾在地方電視台擔任記者，也曾在苗栗全人實驗中學擔任國文老師，直到現在，仍繼續在兒童作文班擔任寫作老師。如此，他一路緩慢，但堅持地往小說家之路邁進。

對於自己的確擁有寫作的才華，我想，甘耀明是清楚的，他一直是各種文學獎的常客。2002年出版的《神秘列車》，收錄他最初開始寫作那10年具代表性的作品，其中大多是得獎之作。眾多文壇前輩在擔任文學獎評審時，透過文字見證了這位新人的身手，並驚嘆於他文字之多變豐富。

文學評論家李爽學曾說，甘耀明是小說界難得一見的「千面寫手」。一方面，他可以遊走鄉土語言與章回句法之間，轉換毫無困難；另一方面，他可以在奇幻想像與現實細節之間來回交錯，構成一個平行世界，讓讀者神遊其中，不忍抽離——這是珍貴的說故事功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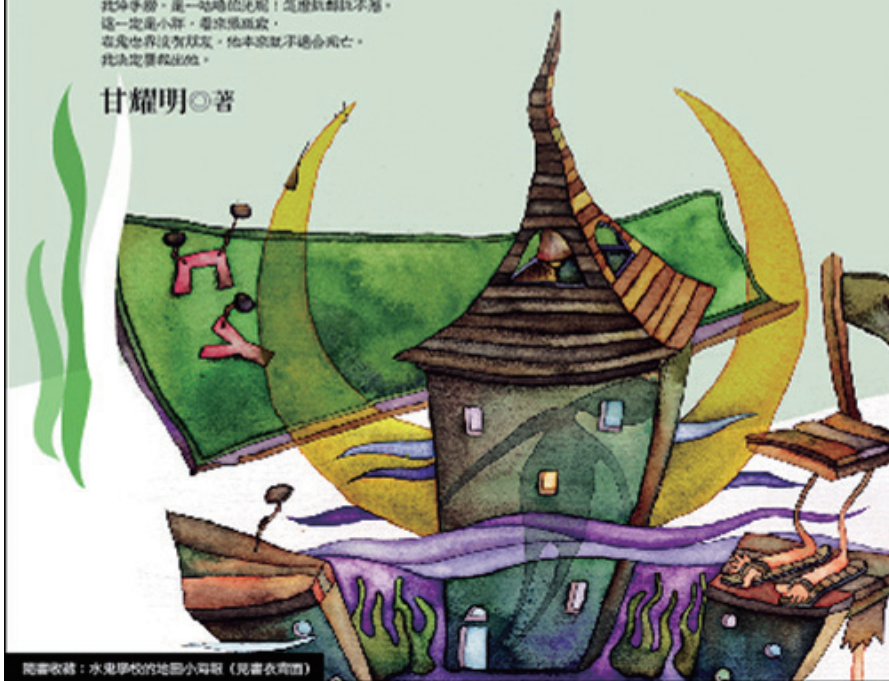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鬼學校 和失去媽媽的水獺

我沖手勝，是一站地位比前！怎麼就翻江不福。
這一定真小祥，看來很無奈，
在我世界沒有朋友，他本來就不適合死亡，
我決定要救他。

甘耀明◎著



做為記者及兒童寫作老師的經歷，的確豐富了甘耀明創作的風格。

他曾經在苗栗的地方電視台擔任記者，在那段時間，他閱讀大量鄉誌，因此得以重新透析自己成長之地的歷史時空；而做為記者所需的，蒐集大量豐富細節的訓練，後來也屢屢反映在他擅長的創作之中，這使得他的故事在魔幻之中又交織了真實的紋理，吸引讀者一再探究。

做為兒童寫作老師多年，面對天真的孩子，甘耀明成了一個能以淺白語言說複雜故事的高手。他把故事帶給孩子，也把孩子帶入故事。不論在長篇或短篇故事中，孩子們的面貌鮮明，而且常常很有辦法，能夠在故事中挑戰大人、協助大人、安慰大人，甚至改變大人的人生。

我想，也許在甘耀明的心中，一直有一個不

老的孩子，而這個孩子伴他多年，常常與他對話，讓他擁有純真的視角以及悲天憫人的胸懷，讓他執意保護筆下的那些人們。

從短篇到長篇

在短篇小說領域淬煉 10 餘年，甘耀明透過文字創作確定他的天分與宿命。2004 年，他先通



過國藝會長篇小說寫作計畫，預計兩年完成 15 萬字。但後來因為其間抽空完成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》短篇故事，他突然因此突破早期寫作的死結，頓悟到有一種獨特的結構、情節、語言正在自己手中成型，於是開始專心寫下自己心目中想寫的那一篇故事，那就是後來長達 30

萬字的《殺鬼》。

《殺鬼》是一個寫作的長期戰役，前 15 萬字讓甘耀明卡關多次，在故事中困頓掙扎。甚至，在 2007 年時，他被診斷出罹患淋巴瘤，必須暫停寫作，專心治療。回顧這段艱辛歷程時，甘耀明說，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得專注面對兩件事：治療與書寫。

歷經 8 個月治療，除病之後，他的寫作也意外出現奇蹟。在 2008 年 10 月，甘耀明突然茅塞頓開，他形容當時彷彿筆下「小說人物長大了，長了翅膀，想從我筆下死命飛出」，他每天寫，一天能寫 8 小時，估計最後那半年，他竟然寫了 10 幾萬字。花 5 年纏鬥的小說，終於以 30 萬字的規模完稿了。

在接受訪問時，他說，完成《殺鬼》後，他最想做的，是殺一隻鬼慶祝。這隻鬼，叫做「內心的遲疑與徬徨」。從此，他挪開寫作途中的路障，決定往後常寫，而且寫長一點。

《殺鬼》出版後，在文壇掀起一陣波瀾，首先讚好的是小說家們。駱以軍說，這是「放眼整

讀人

個華文小說魔幻技藝的頂尖之作」；林宜滢說，這個故事「懷抱著一個臺灣生命力的原型」，這個說法近似甘耀明自己說的，這是一個展現「人與力量」的故事。

最令人訝異的是，來自對岸的喝采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看過《殺鬼》後，讚嘆：「如此文筆可驚天！」一語道盡前輩的鼓勵。曾任《南

方都市報》專欄作家余少鐳讚賞他：「以詩般的語言、魔幻的情節重新書寫歷史，尋找還原史實的新視角，這便是甘耀明的《殺鬼》最大的成功之處。」

明明，書中設定的正是臺灣近代斑斑血淚的那一段歷史，歷經日本統治、二戰、二二八事件的那些年，甘耀明卻以筆下戲法，讓讀者聚焦在書中幾位主角／配角的命運，牽引出跨越時空的人性關懷，看似抽離卻更有人性，從中達到了文學之療癒。

慢慢的，他發現自己創作的靈感，常常來自鄉野傳奇，據此寫下的作品也能得到文學上的識別度。所以，他以此為核心，逐步醞釀寫作的深度和廣度，最後在 2015 年出版了 42 萬字的長篇代表作《邦查女孩》。一個 18 歲的阿美族女孩，和一個伐木工人的愛情故事，可以如何發展？那些非典型，卻令人揪心的情節，發生在 1970 年代，故事從城市的街巷移動到中央山脈的廣袤林場，再轉進到環島各城，由眾生點滴串起男女主角得之不易的情緣。所有書中的情境、氛圍、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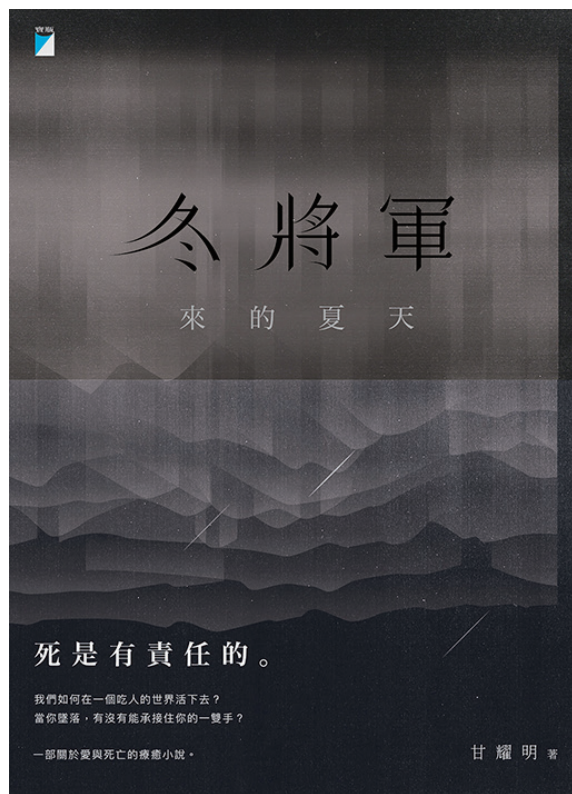
緒，都被文字烘托的既真實又夢幻，讀者眼中所見所聞漸漸滲入心裡，到最後，沒有人不愛上那個 18 歲的古阿霞，以及她所愛上的帕吉魯。

情愛是不容易的，追夢是艱辛的，這個少女卻充滿勇氣，以雙手護持自己的愛情，以雙腳走出一個利他的夢想，她儼然就是一個少女英雄！而環繞她周圍的人們，也都各自具有動人的魅力，由這裡看出，甘耀明具有雕塑角色的高超功力，以及同理眾生的慈悲之心。

他接受採訪時曾說到，「寫作當然是著魔中邪、有靈附體的時刻，所以書中的每個角色都是我。」在他小說中，很少看到真正的惡人。人在不同情境下被迫做出各種選擇，似乎都有跡可循，也因此，他落筆時帶著神性，去觀看這些人生命中的不由自主、無可奈何。

三個長篇，百年臺灣

第一篇長篇小說《抓鬼》，發生在 1940 年代的苗栗，第二個長篇《邦查女孩》，發生在 1970 年代的花蓮，到了近期發表的第三個長篇



《冬將軍來的夏天》，甘耀明把心思移回他熟悉的都市一臺中，來到現今的都會叢林。串連三個長篇，他用筆，用抽象的線條和形狀，把臺灣近百年的歷史重新描摹一次，以微觀細緻的筆觸，重新激發讀者對於今昔人們的關懷和疼惜。

《冬將軍來的夏天》主角是一個在幼稚園工作的年輕女老師。故事開始的第一句話，就令人震驚：「我被強暴的前三天，死去的祖母回來找

讀人

我。」這是一個以受害者為原點的故事，而這樣的角色設定並不意外。回顧過去，在甘耀明的小說中，他屢屢用文字為這些生命中有陰影的人代言，並且決心為他們創作一個尋求救贖的故事。

每個人在人生中，都以自己的方式尋求幸福之道，甘耀明則透過小說探索幸福的真諦。

在一次對談中，甘耀明提到，在他寫的故事中，幸福不是小說的結局，而是小說的靈魂。一路寫來，他長篇故事中的主角，不論是生長在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少年，或是苦難壓身的原住民少女，亦或遭受熟人性侵的都會粉領，他們在故事起點現身時，人生只見晦暗深沉，但是，總有人在故事裡陪伴他們，在黑暗中一步一步緩慢前進，最終，他們在故事的結尾看到一線亮光，往後得以繼續自己的人生。

我想起甘耀明一位朋友告訴我的往事。甘耀明在全人中學擔任老師時，有一次陪著學生們攀爬玉山，有一位學生走得極慢，落在隊伍最後，越走體力越不支，絕望之下，索性鬧起脾氣不走了。這時候，陪伴在一旁的甘耀明，二話不說，

志願背起這個孩子，繼續往前走。

我想，這就是甘耀明的秉性。在某些時刻，他遇見受苦的人，不忍見他們在原地疲乏哭泣，他願意伸出雙手扶持，背起他們的重擔，一路說著故事，陪伴他們繼續往前走——這一刻，在甘耀明的作品中，我看到的不仅是炫目的魔幻，還有那巨大的、無言的溫柔！





《殺鬼》日文版封面 (白水社出版)



一路陪伴甘耀明的編者 寶瓶文化副總編輯：張純玲

附錄：出版人看甘耀明

甘耀明的一系列作品，都由寶瓶文化出版。從 2002 年至今，寶瓶總共出版了 6 本甘耀明的文學作品，從最早的短篇小說集《神祕列車》，到 2017 年春天的長篇小說《冬將軍來的夏天》，寶瓶心懷出版者的善意，一路陪伴甘耀明長達 15 年。

寶瓶社長兼總編輯朱亞君，是甘耀明在出版界的知音。她以實際行動支持本土作家，每逢機會，就向國際介紹這位優秀的臺灣作者。透過寶瓶推介，甘耀明的《神祕列車》、《殺鬼》，先後由日本白水社取得版權，由譯者白水紀子翻譯，在日本出版流傳。

另一個陪伴甘耀明的，是寶瓶副總編輯張純玲。16 年前，甘耀明的第一份書稿送到她的編輯桌上，直到現在，她仍是那個為他逐字逐句費心的編輯人。她回憶，第一次看到甘耀明的稿件《神祕列車》時，入眼盡是驚艷：「他擅長從傳統中取材，再說成自己要說的故事，因此風格多變，創作力豐沛驚人！」



申惠豐攝影

在甘耀明身上，她也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創作韌性。撰寫長篇小說《殺鬼》時，甘耀明罹癌，身心極度不適，但療程結束後，卻立即投入創作，最後峰迴路轉，寫成一部出色 15 萬字的魔幻之作，也成熟了自己的風格。

在編輯台上看到《殺鬼》原稿時，是甚麼感覺？「好久沒有這麼痛苦又愉快的閱讀經驗了！」純玲回憶。目睹作家在生命最艱苦的時刻，卻淬煉出最瑰麗的結晶，這樣的熬煉令編者感佩動容。這本書收到各方讚譽，顯見出版者為此書推廣下過苦功。筆者特別問到，當初是如何拿到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薦詞呢？

純玲回憶，那一天，她從總編那裡拿到一個電話號碼，順手撥過去後，沒想到電話彼端竟是莫言本人！她說明來意後，莫言直接對著電話念出四句薦詞，讓她逐字抄下：「殺人容易殺鬼難，如此文筆可驚天。昨日青年六 0 後，文光射斗百花園。」

「我最喜歡耀明文字散發出來的豐沛想像力、以及多變的文字和修辭，也喜歡作品底蘊反映出來的，創作者心裡的那份純真。」純玲這樣下了結論。

延伸閱讀

甘耀明數位主題館

這是一個完整的甘耀明資料庫，裡面收錄了他的大事年表，各階段的代表作，以及珍貴的創作筆記，甘迷們不可錯過！
<http://kanyaoming.blogspot.tw/#ujblock3>

